

新中国70年儿童观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陈乐乐

〔摘要〕 儿童观是不同时代国家或民众对儿童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它反映出特定时代对儿童群体的地位和价值等认识考量。纵观新中国70年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首先是新中国初期作为“社会需要”的儿童,这时候的儿童主要是“接班人”和“建设者”。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儿童观发生错位,“政治化、成人化”是其主要价值取向,儿童被异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儿童,这种认识其实质是“发现”儿童和重新确立儿童本位论。21世纪以来的儿童观念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儿童本位论”的进一步深化与研究,表现为“解放儿童”和“向儿童学习”。由此,新中国近现代儿童观念改造得以确立并正在“进行”。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儿童观;学前教育

所谓的儿童观,直接地讲就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儿童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它更为内核的东西是我们对“儿童是谁”的历史追问与时代反思。^①我们有着怎样的儿童观,其内部已经暗含了怎样培育此种儿童的教育观、课程观。因此,儿童观是教育观的第一要义,它影响并决定着教育实践的发展方向与可能路径。在儿童教育发展史上,存在着诸如“小大人说”“原罪说”等不同时期的儿童观。就某一儿童观来说,它既是儿童教育的核心构成,又反映出特定时代国家对儿童地位与价值的考量。“幼儿教育的改革,核心是观念的改革。”^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中国70年学前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一部儿童发现史与儿童观念更新史。这种更新或嬗变既非空穴来风,亦非标新立异,它是辩证法意义上的传统扬弃与现代改造。换言之,新中国70年儿童观的变迁,是在原有传统脉络与近现代思想之间的批判性继承与吸收。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国家层面儿童观念的革新与转变,暗示着新的儿童教育理念的诞生,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传统界线,儿童得以在更加广阔的话语体系中被讨论和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新中国70年来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管窥其儿童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以此来明晰近现代教育立场下儿童观的深层语法,并为儿童教育学科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陈乐乐,教育学博士,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开封 475004)。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皮亚杰哲学中儿童认识的‘非二元性’问题研究”(2018CJY035)研究成果。

①刘尧东:《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虞永平主编:《幼儿教育观新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页。

一、社会需要的儿童:从“接班人”到“建设者”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爆发,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儿童观是以“国家需要”为导向的。儿童本身的地位、权利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教育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建设逻辑为前提的。虽然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国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儿童观念,如杜威、蒙台梭利、皮亚杰等人主张的“儿童中心”主义,并经由中国学人的本土化探索,已然形成了较为进步的儿童观,但在新中国初期阶段,这些“旧有的经验”并未被吸收。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新中国初期政治上确立了“以苏联为师”,因此苏联的儿童教育做法直接为我所用,并未经过本土化消化。如在教学制度上,由于受到苏联影响,当时强调幼儿必须学习系统的学科知识,而对民国时期的“单元教学制”进行了批判。^①其二,由于受到“极左”路线影响,我们坚决反对了当时英美等国家的儿童观念,如从“1951到1953年,《人民教育》杂志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粗暴的、不公正的批判,全盘否定了它的进步作用。同时,将旧中国幼稚园长期采用的‘单元教学’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加以批判,全盘否定”,^②杜威、蒙台梭利、皮亚杰等人传承的现代儿童观,经由中国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继承同样遭此劫难。

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上,这个时期国家制定的文件中虽然强调了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但是教育的任务主要在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儿童的命运、关于儿童的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儿童不再是小大人,而是要被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③在“全面发展”目标上,如1951年7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诞生的《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总则部分就规定:“幼儿园是使幼儿顺利地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④1951年8月,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中这样描述:“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幼儿园收三足岁到七足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⑤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中也论述了幼儿教育的目的是为他们在入小学前获得身心健全的发育,同时应为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服务,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与文化教育等。^⑥从以上几个文件可以看出,当时的儿童观念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需要决定的,如由于错误地发动了对西方国家儿童观和陶行知、陈鹤琴“思想”的批判,诸如“发展儿童个性”等主张,在当时一度成为儿童观念中的“话语禁区”。^⑦从1950年开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开始遭到批判,1951年直到“文革”结束,陈鹤琴的“活教育”被看作是杜威实用主义的毒瘤,陈鹤琴本人更是在多种场合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并“否定”自己的“儿童中心论”。如1951陈鹤琴在《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一文中这样说活教育理论:“忽视教师的领导作用,使儿童流于盲目的摸索,尝试错误,浪费时间等。”^⑧

1957年,经历了社会主义初期三大改造后,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建设时期。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战略规划下,教育需要围绕着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来进行,这时关于儿童的观念发生了细微变化。儿童从社会主义初期的“接班人”转换为“建设者”。在1957年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中有多处这样的表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幼儿园是根据国家的需要设立的”,在国

①胡金平、周采编著:《中外学前教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②孙爱月:《当代中国幼儿教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③王海英:《20世纪中国儿童观研究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5页。

⑤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43-44页。

⑥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49页。

⑦胡金平、周采编著:《中外学前教育史》,第142页。

⑧刘晓东:《政治改造背景下陈鹤琴的生活和思想》,《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需要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此背景下,我国幼儿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培养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祖国的建设人才打好基础”。^①其一,以上反映出新中国初期儿童观念是在“国家框架”之下,主要由国家层面进行主导,中国传统或西方学术形态的儿童观念处于一种“隐性”状态,并未经过现代性改造,而是直接将其全盘否定。另一个极端就是对苏联儿童观念进行全盘吸收。其二,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的儿童观,也反映出“建国初期至文革前学前教育强调整齐划一、偏重社会需要的价值取向等”,^②儿童在此阶段主要是作为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后备力量而显现的。

新中国初期的儿童观,相对于传统观念中的“小大人”而言是有所进步的。旧中国的儿童没有地位可言,童年期的人为泯灭使他们少年老成,只有极少数贵族儿童才有机会接受非公共化教育,且以熟诵“四书五经”为主。尽管儒学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并经由孟子、程颢、陆王一派等发展,但是这一思想并未真正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贯彻落实过。^③如周作人所言:“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④作为社会需要的儿童,这时候儿童自身内外两面的生活还没有被充分尊重和认识到,儿童还没有独立的地位,儿童教育在新中国初期还只是一项福利事业,如1950年第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人民日报》在当天发表社论,提出新中国的儿童福利工作包括儿童保育事业、儿童教育事业和中国少年儿童队。^⑤

需要说明的是,在新中国初期,除了倾向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的儿童观念,还存在着“成人化”儿童观。国家层面曾对幼儿园小学化和幼儿识字问题进行了数次的纠偏。这从反面说明成人在对待儿童时,会不自觉地按照其自身的知识逻辑进行教育和规训,视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于不顾。如1952年新中国首任幼儿教育处处长张逸园在《人民教育》第2期发文痛斥当时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⑥幼儿园小学化显然违背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第十七条“教养员应尽量利用环境、实物并用多种多样的教养方法,启发幼儿的兴趣,训练幼儿的感官,以发展其求知欲”的有关规定。^⑦另外针对幼儿园课程超前与超载问题,1954年7月,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颁发《关于出版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幼儿园课本、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工农兵妇女课本、教材的规定》。指示中反映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提出了很多儿童不能接受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让很小的儿童学习辩证法,了解物质运动等。^⑧显然在教育领域及全社会还没有形成较为科学、正确的儿童观念。

总而言之,儿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儿童是人生的春天,必须在这个春天,播下良好的种子,进行适当的灌溉,加倍地爱护和培育,使儿童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能成为伟大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⑨儿童本身作为人的目的,还没有突显出来。这也反映出建国初期的“观念改造”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⑩全部地批判中国传统和西方儿童观念,而没有

①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634-635页。

②邢利娅、白星瑞:《建国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学前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③刘晓东:《论教育与天性》,《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④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1-42页。

⑤这篇社论的题目是:“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更进一步开展儿童工作。”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因此,它对于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见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562-565页。

⑥张逸园:《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方针任务》,《人民教育》1952年第2期。

⑦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51页。

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61页。

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564页。

⑩程天君:《教育改革的转型与教育政策的调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4期。

进行必要的近现代改造,其结果必然走向一种极端。儿童的历史并不是一部进步史,因为成人的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线进化。^①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儿童观念往往会受制于不同的力量与话语体系。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是一种立足于政治的德育思想,即以“人伦教化”来“化成天下”的政治工具主义思想,^②而新中国初期则突出了“国家本位”“政治中心”的儿童观。另外,它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经由本土化而生长起来的“儿童本位”“儿童中心”等近现代先进的儿童观念。

二、异化的儿童:儿童观的错位与“成人化”“政治化”取向

如果说新中国初期的儿童观念是拒斥世界儿童教育发展遗产,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悬置”,那么自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儿童之于国家和民众的地位是如此之特殊,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儿童由于外在的文化环境而相继投入“革命”之中。虽然儿童成为文化革命中的中坚力量,如红小兵和红卫兵等角色,但儿童的“革命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其真实的生活。学前教育于1958年底也陷入大跃进的狂热之中,出现“三天托儿化”“一夜托儿化”等过激现象。^③这时候的儿童已经不再是“嗷嗷待哺”的“未成熟”的自然个体,在错误的经济、文化等观念下,儿童需要“一夜成人”,儿童需要快速补充革命队伍,并以坚定和成熟的政治立场投入到针对“坏分子”的“文化”斗争中。这显然与儿童真实的生活相去甚远。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断裂及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各项教育事业进入到迟缓发展阶段,幼儿教育亦不例外。教育领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首发地和重灾区,^④新中国前十年取得的成就几乎被全盘否定、毁灭殆尽。儿童成为文革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不分年龄大小走出课堂、走进文化大革命中,上演了教育史上最为庞大的教育崩盘,社会发展由转(zhuǎn)型演变为转(zhuàn)型,教育与人的现代化濒临夭折。^⑤在文革前几年及文革期间,儿童被当作“非儿童”来对待。无论是在教育内容还是政策制定中,不再以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为依据,教育与儿童的生活彻底脱离,成人化、政治化的儿童观折射出这一时期现代儿童观念的缺位与错位。

在此阶段,儿童更多的是被看作“革命力量”,知识学习和“革命教育”成为主旋律,儿童本身所享有的率性生活被“革命生活”所替代。如1960年7月《关于在幼儿园教学汉语拼音、汉字和算术的通知》中重申“识字”和“知识”的重要性。^⑥其次,儿童生活被过度“成人化”和“政治化”。这就意味着儿童不再是儿童。如1964年,宋庆龄撰文《把培养革命后代的责任担当起来》:“刚刚咿呀学语的孩子就会喊‘毛主席’;逢到节日,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也会在院子里结成一支小小的游行队伍,手里摇着小红旗,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孩子们到处高唱革命歌曲。”^⑦从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来看,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孩子们的生活。他们很可能把此种“游行活动”当作是“游戏活动”。当儿童角色从受教育者转变为一个“革命者”,这种“反转”提前耗费了其宝贵的童年生活。很多时候相较于成人的“目的性生活”而言,儿童往往反受其害。成人可以从牡蛎的贝壳中发现珍珠,从矿山中寻得黄金,但却不谙儿童精神世界所蕴藏的心智宝藏。^⑧再其次,无产阶级幼儿教育要求幼儿背诵“毛主席语录”,批判“走资派”,批判“三字经”,讲述“儒法斗争”,评

① [意]贝奇、[法]朱利亚主编:《西方儿童史》(上卷),中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页。

② 邓晓芒:《教育的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 胡金平、周采编著:《中外学前教育史》,第139页。

④ 程天君:《教育改革的转型与教育政策的调整》。

⑤ 程天君:《从社会转(zhuàn)型到社会转(zhuǎn)型:教育与人的现代化引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⑥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12页。

⑦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496页。

⑧ 单中惠:《“儿童”是谁?蒙台梭利如是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

论《水浒》,读报纸、念文件等摧残幼儿的教育内容;采取灌输、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以及超出幼儿体力负担的供大人观赏的大型活动等。^①文革中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②对儿童来说,这种“扭曲”的儿童观无疑影响了一代儿童美好的童年和教育生活。

从新中国初期对杜威、陶行知、陈鹤琴、陈伯吹等人现代教育观念下“儿童本位论”“童心论”的批判,到文革期间异化的儿童生活和教育,儿童观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当时斯霞的“母爱论”亦受批斗,被冠以“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帽子,儿童观的近现代改造遭遇夭折。从儿童观去审视新中国现代教育理念的自觉,也反映出同样线索。因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进入到教育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并开启了我国教育观现代化的新时代。^③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前的儿童观,并未与近现代教育立场下“儿童中心论”形成“互通”关系,其中还存有必须解决的矛盾,其一是中国传统儿童观念与西方现代教育立场中“儿童观”的断裂,其二是新中国儿童观念与中国近现代儿童观之间的隔阂。改革开放之前的“儿童本位论”是个人主义的,它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二元对立的。^④也就是说,当时我国儿童观念的近现代立场是空缺的,是遭到抵制和批判的。儿童教育的主要的任务在于“阶级斗争”,如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教育纲要、教育内容被视为“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加以批判,教师对幼儿的热爱等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到打压。^⑤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回顾了文革中错误、“极左”的儿童观,^⑥痛定思痛,这一时期的儿童观念反映出儿童不仅是“革命者”,也是“受害者”。

三、重新认识儿童:从“发现”儿童到以儿童为本

之所以是“重新”认识儿童,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认识到儿童的地位与权利,而是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及其他原因,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古今中西儿童观念研究的成果束之高阁,进而走上了一条“与儿童为敌”的歧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各项“平反”工作的陆续完成,许多中西儿童教育学者的思想再次走进教育学者的研究视域之中,新中国初期中断的近现代教育理念也重新回到中心地位,教育观念的现代化也促使我们对儿童的看法发生了质的改观。一种“重新”认识儿童的局面打开了,特别是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视角看待儿童的立场生根发芽。这时候的儿童,不再是阶级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而是处于特定身心发展阶段的受教育者,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当下生活和幸福童年。这是儿童教育自新中国以来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再次“发现”儿童。如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关注幼儿的整体发展与面向全体幼儿。^⑦儿童的教育生活回归常态化。

在重新认识儿童方面,主要是从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受教育的年龄特点及接受教育的科学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国家层面的引导和约束。如1979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中指出,幼儿园是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机构,使幼儿能够健康、活泼地成长,为入小学打好基础。^⑧1981年10月,教育部颁发《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更加详实地讨论了3-6岁幼儿各方面发展特点,对于幼儿教师如何更加科学地进行幼儿教育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建议。如在三岁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与教育方法中,“三岁左右幼儿的思维是在直接感知和具体行动中进行的,以后逐渐向具体形

①孙爱月:《当代中国幼儿教育》,第123页。

②魏峰、张乐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嬗变》,《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③项贤明:《新中国70年教育观变革的回顾与反思》,《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④蒋雅俊:《改革开放40年学前教育政策中的儿童观变迁》,《学前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⑤孙爱月:《当代中国幼儿教育》,第122-123页。

⑥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15页。

⑦赵华民:《当代美、日、中幼儿教育法规与政策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第9页。

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23-124页。

象思维过渡,并成为幼儿期思维的主要形式,因此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生动的、鲜明的形象去认识和理解事物。六岁左右的幼儿抽象逻辑思维开始发展,他们能运用词和已获得的知识、经验进行分析、综合,形成对外界事物比较抽象的概念”。^①1981年6月国家卫生部与妇幼卫生局联合制定的《三岁前小儿教养大纲(草案)》的出台,更是从各个方面让我们重新认识3岁前儿童的发展特点与教育。后续诸多国家文件的出台,从更加科学和先进的理念说明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发现儿童”运动。

这场“发现儿童”的教育革命,不仅挽救了“文化革命”造成的儿童观错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教育理论快速传播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瑞吉欧教育模式的冲击下,尊重儿童的近现代儿童观得以重新确立起来。如国家规定在教育手段上,幼儿园教育内容是通过游戏、体育、上课、观察、劳动、娱乐和日常生活等来完成的,这些方式不可偏废。在教育过程中,要严格纠正那种认为只有上课才能完成《纲要》,以上课为主的教育观念。要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②1989年9月,国家教委颁布《幼儿园管理条例》,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幼儿园应当贯彻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创设与幼儿的教育和发展相适应的和谐环境,引导幼儿个性的健康发展。”^③“世界上没有比人的个性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了”,^④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知识教育”到现在突出“个性”和成长取向,它实则强调了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的现代儿童观念。

在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的观念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幼教界发生了一场重要的课程改革行动,这次课程改革主要是以南京师范大学赵寄石先生与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合作的“综合课程”为核心,它反对了过去存在的分科课程之弊端,并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教育围绕“儿童”来进行,而不是过去儿童围绕教育转。儿童是本,课程是末。儿童是根,成人是叶。在课程改革中,如过去幼儿园课程主要是生活卫生习惯、体育活动、思想品德、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等八个方面。^⑤受“综合课程改革”和新的儿童观念影响,1989年6月国家教委印发《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中再次强调了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幼教人员应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而不是学科(分科)课程。^⑥因此,在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幼儿园必须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做好保教工作,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保教方法,不要把教育小学生、中学生和成年人的材料和方法搬到幼儿园中来”。^⑦另一方面,游戏是儿童的主要学习方式,在幼儿园教育中,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手段。^⑧这既反映出我们此阶段对儿童的重新认识所取得的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又体现出发现儿童和尊重儿童内在生活的深层教育逻辑。如在1988年8月各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批评有的幼儿园办园指导思想不够端正,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十分不符合幼儿生理、心理特点及教育规律,因此亟待改进。^⑨

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正式生效。同年中国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成为第105个签约国。1992年2月,国务院下发《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并指出:“把‘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在全社会倡导树立‘爱护儿童,教育儿童,为儿童做表率,为儿童办实事’的公民意识。”^⑩其一,新时期儿童发展事业必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尽一切可能尊重儿童和爱护儿童。其二,实现更多的儿童能够有机会接受科学

①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70页。

②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92页。

③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301页。

④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张田衡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

⑤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72页。

⑥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291页。

⑦出自于1979年教育部印发《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总则第四条。见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24页。

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127页。

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273页。

⑩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326页。

的幼儿教育,改变陈旧的教育观念和儿童观念。《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第九条也明确指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引导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幼儿园工作规程》,进一步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注重幼儿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教师的保教技能,促进每一个幼儿在原有水平上得到发展。”^①以更加科学的方法服务儿童、培育儿童,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儿童、以儿童为中心的近现代儿童观念,成为此阶段儿童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它揭示了新中国以来儿童观念的现代性改造由扭曲向“回归儿童”的转变。

四、“儿童”就是儿童:“解放儿童”与“向儿童学习”

新世纪的儿童观念,经历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需要的儿童”或称“社会的儿童”,^②再到“文化革命”中“政治的儿童”,经由重建时期的“重新认识儿童”,在历史线索的诸多证据面前,显然在教育学界已达成共识,即儿童是独立的个体,其与成人享有同样的地位,教育不是对儿童的禁锢和控制,而是解放儿童。另一方面,在后喻文化、童年哲学、童心主义哲学等当代儿童教育理论启示下,“向儿童学习”不再是一句被戏称为“浪漫主义”的“口号”,儿童作为“未成熟”的人,这种未成熟不是一种匮乏或消极的处境,而是珍贵的人类进化遗产与资源。这两个方面皆是“儿童本位论”观念在新世纪的进一步深化。新世纪的儿童正处在复杂的变革与关系之中,“儿童意识”开始逐步融入“公众意识”之中,国家层面也在加大“儿童观”的宣传与普及工作。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内在自然性发展,回到儿童真实的生活世界,成为新世纪科学儿童观的精髓。

改革开放前后,在国家的一些政策文本中虽有“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的精神体现,但是这种“尊重”和“发现”还处于认识阶段,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能很好地贯彻和落实。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近现代儿童观念改造工作并未停止,而是在进一步深化。因为在新世纪儿童观建设中,违背儿童发展“必经途径”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如20世纪末兴起并风靡于21世纪初的“儿童读经运动”,其本质看似“服务儿童”,实则是“毒害儿童”,且有悖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③成人以“灵丹妙药”喂给“儿童”,说明“儿童”之概念仍具有较大的人为操作性,解放儿童还未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2015年图画书《妈妈的奶》所引发的大人们的讨论,在这件“小事”的背后,却反映出成人世界根深蒂固的儿童观念:儿童是小大人。成人之所以会出现脸红,就在于他们不是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儿童本身出发,^④而是从成人的角度去看待儿童世界的问题,结果必然会出现“脸红”的言论。从以上观点来看,儿童本位论的确立及解放儿童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成人的“儿童观念”,只有成人把儿童当儿童,才能站在儿童立场看待儿童及其生活。

过去的教育观念较为突出成人对儿童的塑造过程,^⑤这种塑造表现为成人逻辑与儿童自身的生活逻辑之间的断层。受赫尔巴特教育学传统影响,儿童与成人的“知识鸿沟”被视为两者之间产生巨大认知差异的前提。^⑥随着世界范围内儿童研究的发展与传播,现代教育学愈发认识到在儿童或童年

①这是1998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对于学前教育阶段任务的描述。详见: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第478页。

②蒋雅俊:《改革开放40年学前教育政策中的儿童观变迁》。

③刘晓东:《蒙蔽与拯救:评儿童读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④“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指的是从儿童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审视儿童世界发生的人和事,而不是从成人世界的标准出发审查儿童生活和儿童文化,此论点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启发。详见:[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61页。转引自:陈乐乐:《“互联网+”时代图画书的角色与选择》,《山东教育(幼教园地)》,2016年第7、8期。

⑤项贤明:《塑造儿童乃教育学之原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⑥项贤明:《塑造儿童乃教育学之原罪》。

那里藏有宝贵的、鲜为人知的天性资源,^①因此,新世纪深入认识和研究儿童,以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为根本旨趣,进一步解放儿童等观念在国家各个文件中得到了深化。如2001年7月,教育部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总则第五条规定:“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②这就意味着在儿童教育中,成人要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还要尊重其游戏生活。^③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规定要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④2012年国家出台《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与《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更加证明了“解放儿童”的重要性。如幼儿园教师基本理念第一条就是“幼儿为本”。^⑤《指南》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切忌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等,^⑥这是从尊重儿童到解放儿童的渐次转折。童年幸福,国家不输。^⑦如何在变革中坚守教育底线,不做透支儿童未来的刽子手,^⑧进一步解放儿童,加深儿童本位论的认识,成为21世纪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2016年3月,教育部发布《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的任务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实施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幼儿园同时面向幼儿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⑨2018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些幼儿园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强化知识技能训练,“小学化”倾向比较严重,这不仅剥夺了幼儿童年的快乐,更挫伤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影响了身心健康发展。^⑩同年11月,教育部发布《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列举了十一条应受到处罚的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如幼儿园教师不能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歧视、侮辱幼儿,猥亵、虐待、伤害幼儿,不能采用学校教育方式提前教授小学内容,组织有碍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等。^⑪紧接着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⑫在短时间内密集出台上述文件,其目的就在于规范儿童教育发展,增进科学儿童观念的落地生根,进一步解放儿童的学习与生活,把童年还给儿童。

从“解放儿童”到今天提倡“向儿童学习”,这是新时代“儿童本位论”的应有之义。它并非夸大其词,也非简单的“儿童崇拜”。儿童教育的底线坚守与近现代“儿童本位论”的实践表明:在儿童教育问题上,我们开始认识到作为教育或教育者的“教育限度”。成人的逻辑无法完全符合儿童自身的生长逻辑,二者逻辑上差异的外在表现就是教育自身的限度问题。如果差异过大,儿童内在的自然性

①刘晓东:《童年何以如此丰饶:思想史视角》,《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59.htm。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59.htm。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http://www.moe.edu.cn/sr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991/201212/xxgk_145603.html。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通知》,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327/201210/xxgk_143254.html。

⑦王娟:《童年幸福,国家不输——幼儿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颁布10周年虞永平教授专访》,《山东教育·幼教园地》,2011年第12期。

⑧苏令:《访虞永平教授:别做透支幼儿未来的刽子手》,《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10日,第001版。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幼儿园工作规程》, http://www.moe.edu.cn/srsite/A02/s5911/moe_621/201602/20160229_231184.html。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http://www.moe.edu.cn/srsite/A06/s3327/201807/t20180713_342997.html。

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 http://www.moe.edu.cn/srsite/A10/s7002/201811/t20181115_354925.html。

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18-11/15/content_5340776.htm。

破坏就越多,教育限度的比值就会增大。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就要求:要积极推进幼儿教育改革,摆脱“保姆式”的教育模式,防止“应试教育”的消极因素向幼儿教育渗透。^①我们认识到在儿童教育中的限度问题,其本质在于更新传统儿童与成人之关系。这是后喻文化下儿童观念改造之必然,即成人应向儿童学习,而非贬低、小觑儿童。随着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发展,成人占据知识的优越性已然褪色,如果我们继续在儿童面前“夜郎自大”,就会再度陷入儿童与成人紧张的历史关系中。保护年幼儿童的好奇心,进一步解除成人自身以及在儿童教育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它从一个更加深刻的立场指明:儿童就是他自身的目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所作的讲话强调的那样:“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②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是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儿童观的现代化改造与发展,就没有儿童教育的现代化。回顾新中国70年儿童观念的嬗变与现代性转向,不仅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开放、理性的眼光反思今日之儿童观,而且对于未来儿童观之建设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The View on Childre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CHEN Lele

Abstract: The view on children refers to the basic ideas about and attitudes to children held by a state or its people in different eras. It reflects the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children i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the 70 year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ince 1949, we will find that the first view on children is that children were regarded as “social needs” in the early days: i.e. they were mainly viewed as the “successors” and “builders” of the socialist China. At the tim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was misplaced: children were mainly treated as political subjects and adults, leading to an alienation of childre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1978, we have begun to “re-recognize” children. The essence of this understanding is to “discover” children and re-establish the child-oriented theory.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s to further deepen and study the “child-oriented theory”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978 and is well manifested in the discourses of “liberating children” and “learning from children”. As a result, the modern reform in the view on children in China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what it intends is being “carried out”.

Key words: 70 years since 1949; view on children; preschool education

About the author: CHEN Lele, PhD in educatio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单位)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35/200303/61.html。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